



展示当代学人藏书特质的阅读推广

——以南京大学图书馆“上书房行走”和《书房记》为例

□陈翠翠*

摘要 由南京大学图书馆程章灿、史梅主编的《书房记》，汇集了“上书房行走”专栏中40位南京大学教师、学生、校友以藏书、读书为主题的自述文章，试图展现其“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的当代校风精神，尤其是“藏书为文，读书究学”的学人品格。文章通过介绍《书房记》的编选及其内容梗概，探讨了当代南京大学学人藏书治学、捐书为公、读书养性三个方面的特质，阐发了新媒体的阅读推广形式、作者们的读书经历和所拟“阅读推荐书目”，以及在当代高校阅读推广中所蕴含的现实意义与应用价值。

关键词 《书房记》 学人藏书 南京大学图书馆 高校阅读推广

分类号 G256.4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23.04.012

书房作为学人藏书和读书的处所，是现当代文人学者，尤其是大学文科教授的主要工作和阅读空间。书斋生活方式，也是一种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的重要象征，在其形成、发展的过程中，诸如书房命名、淘书集藏、分类排架，以及书友往来活动等等，都是“以图书为本体衍生出的一切人与书之间的互动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现象”^[1]。

由南京大学图书馆程章灿、史梅主编的《书房记》^[2]（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汇集了“上书房行走”专栏中40位南京大学（以下简称南大）教师、学生、校友以藏书、读书为主题的自述文章，颇为典型地呈现了“学人藏书”的丰富人文内涵，体现了当代南大学人的特质。而《书房记》的前身——南京大学图书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上书房行走”专栏的成功经验，以及作者们的读书经验体悟和每篇文章之后所附的“推荐阅读书目”等，对高校阅读推广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际，由程章灿教授策划、史梅副馆长负责统筹，南京大学图书馆在其微信公众号，巧借古代官名“上书房行走”，赋以新义，创意性地推出“上书房行走——走进南大人的书房”系列推文，先后邀约了南大文、理、工等十余个院系的40位教师、学生、校友撰稿，自述其读书、藏书相关的经历、体会和感悟，从2020年4月23日至2021年7月5日，分为三季陆续推出。

《书房记》采用汇编的形式整合发表在南京大学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上书房行走”专栏的40篇专题文章，插入了原文作者自行拍摄的书房内景图片，完整保留了其个人风格。除了为每位作者撰写了数百字人物小传，并附有其推荐的书单外，《书房记》一书最具特色的，当属程章灿教授为每个书房题咏的七绝，40首诗歌诗题均是“题……斋（阁、居、轩）”，单独置放于每篇文章之前，内容以纪事为主，或纪其人和书事，或言读书方法，或咏藏书之富等，既见诗学才情，又有书林雅趣。这系列诗歌承袭了中国藏书史上由叶昌炽^①开创的“藏书纪事诗”体式，堪称当代“南大人书房纪事诗”。

1 《书房记》的编选及内容梗概

1.1 编选成书

在2020年第25个“4·23世界读书日”到来之

* 陈翠翠，邮箱：2237364287@qq.com。

① 叶昌炽（1849—1917），字兰裳，又字鞠裳、鞠常，自署歇后翁，晚号缘督庐主人。原籍浙江绍兴，后迁入江苏长洲（今苏州市），晚清金石学家、文献学家、藏书家，其富有藏书3万余卷，有藏书处“五百经幢馆”“缘督庐”等。著有《藏书纪事诗》《缘督庐日记》《滂喜斋藏书记》等。



1.2 内容梗概

《书房记》共汇编 40 位南大学人的文章,作者们以坦诚直率的笔触,将自己与书房里的书刊资料结缘的故事娓娓道来,或是从海内外书店访得,或是在网上书店购买,或是其个人著述及师友赠书等,作者们将自己淘书与买书,赠书与受赠的经历,以及搬家时喜忧参半的心情,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对他们而言,书房的藏书并不是待价而沽的奇货,而是在其职业生涯规划和服务社会中所必需的文献资料。由建造和经营书房的始末,贯穿读书求学与工作历程,并融入了研究学问的经验总结,捐赠图书、教书育人的仁者之心,以及享受书房静谧的格调,通过读书获取的哲思等。

随着改革开放和信息技术时代的到来,住房条件的改善使得书房成为独立空间,环境也从狭窄晦暗变为窗明几净;书房中的文献从无到有,由单一到丰富,文献形式从纸质到电子,《书房记》中学人们的读书经历让读者见证了当代知识分子处境的变化,反映了南大学人所处的物质文化环境,及其个人阅读史和知识结构背景。

2 《书房记》中“学人藏书”的特质

刘士林在《20 世纪中国学人之诗研究》中认为“学人”是一个现代概念,是 20 世纪中国的产物,根源于中国现代学术独立意识的产生^[3]。马嘶在《学人藏书聚散录》中将“学人”定义为那些从读书中获得知识(多是从学校里学得专业知识,也有少数自学成才者),以传承学术文化为职志,并学有所成或学有专长者,如教授、学者、科学家、文学家、对某学科有专长者等等。那些在大学、科研院所学习,对某学科有研究兴趣和研究能力的学子,我们也称他们为青年学人^[4]。《书房记》作者都是在南大有求学经历的人,以高校教育和研究工作者居多,从一篇篇的读书故事中可以体会到,书房承载了南大学人的精神文化特质,也充分体现了当代“学人藏书”的文化品格。

2.1 “因书究学”的学术追求

《书房记》中南大学人的书斋藏书,较多的是与专业相关的图书,文学院丁帆教授:“说起自己的藏书,大致都是专业书籍和相关人文学科的书籍,当然囊括了文史哲,以及文化艺术和社会学的一些书籍^{[2](141)}。”文学院苗怀明教授:“我个人研究的兴趣

在文献及学术史,因此本专业的书搜罗面比较广^{[2](16)}。”等等,都体现了治学特点与藏书种类的关系,藏书特色对治学成果的影响。

历史学院李良玉教授赞叹蔡少卿先生和卞孝萱先生:“八十多岁的时候,还在写作和出版自己的著作,这是他们把毕生精力奉献给学术事业的证明,他们的书,是他们生命的绝唱。我把他们这种孜孜不倦的努力,概括为一种学人的‘书房精神’。它是南大,也是所有现代著名大学最重要的精神基础^{[2](180)}。”《书房记》彰显了南大学人如何以书明志,发扬前辈们专注执着的学术精神,拓宽做人的胸襟和做学问的眼界,以及他们为学科建设所作出的贡献。诸如:文学院莫砺锋教授在南大读研期间床上堆满书籍,几乎每天都在宿舍或图书馆看书,毕业后继续师从程千帆先生深造,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位文学博士,后又被评为人文社会科学的资深教授,在文化传承座谈会上与习近平主席面对面交谈,并阐释如何做好传统文化研究;社会学院翟学伟教授曾在狭窄空间里挑灯夜读做学术研究,在条件改善后更乐此不疲地奔走于各地书店,在社会心理学领域精耕细作,著述颇丰;哲学系和宗教学系洪修平教授自小便痴迷于书籍,即使在艰苦的煤矿工作环境中,依然利用空余时间阅读摘抄,后步入南大求学,以购买专业图书为主,深入研究中国佛学,后成为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佛教研究者之一。书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王颖院士和沈树忠院士,他们的研究经历说明读书研学之地可以是一间书斋,也可以在广阔的天地间。王颖作为海岸海洋地貌和沉积学家,为研究积累资料不畏艰辛,常到各地的海岸考察,并始终将“个人奋斗成长与祖国的发展需要联系在一起”,如今八十多岁的她仍坚持到校办公,程章灿教授为其题诗:“少年烽火势苍黄,犹记读书为国强。踏遍沧浪人不老,归来白发意飞扬^{[2](63)}。”沈树忠在 90 年代决定回到祖国潜心研究,作为地层古生物学家,阅读最多的就是专业论文和专著,由于研究需要实地考察,漫山遍野和戈壁沙漠也成了他的书房,在建立全球年代地层界线方面作出了实质性贡献,是二叠系六个“金钉子”的主要贡献者之一,程章灿教授有为其题诗云:“高山厚地探幽遐,秘册天书刻石头。明月作灯星作幕,揭开岩页读寰球^{[2](121)}。”他们塑造了“嚼菜根”的学术风骨与“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家国情怀。



书房是拥有一定数量图书,并可在此阅读、著述、交游的场所,藏书是它最基本的物质要素和前提,读书是必不可少的文化活动,二者体现了中国藏书文化“藏”与“用”的基本理论内涵。来新夏先生在《藏书·读书·治学》一文中提到:“藏书是中国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文化现象,不是单纯为收藏和鉴赏而藏,而主要是为读书人读书创造条件。读书也不是为读书而读书,而是从读书中撷取精华,形成思想观点,为治学奠定基础^[5]。”学者治学离不开书斋藏书,他们皆凭借聚书读书获取知识学问、教书讲学、著书立说,加强了藏书与学术之间的关系,具有保存图书文献和以书促学的双层文化传播价值。《书房记》中学人的藏书不追求版本学意义上的珍本秘籍,主要是实用化、学术化为主的著作,这正是将书籍作为学问之资的印证。

2.2 “捐书为公”的人文襟怀

藏书的归宿,是每个爱书人都要面临的难题,从无到有,这个过程牵系着太多的情感,即使没有古籍珍本,但始终不忍乱弃。南大学人将藏书直接赠予学生,惠泽后学,特别是将其捐赠予图书馆,凸显了以图书为天下公器的襟怀。例如文学院张伯伟教授对书籍有难舍难分的情感,“吾平生惟与书册为伍,故最爱最难舍去者,亦惟此耳”^{[2](93)},他在南大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域外汉籍研究所”,并以个人藏书为基础建立了文献资料库。信息管理学院徐雁教授曾挑选其部分藏书分别捐赠给浙江宁波天一阁博物馆图书室、河北安平孙犁中学图书馆、云南腾冲和顺图书馆,以及江苏靖江图书馆和太仓图书馆等。哲学系徐新教授通过募集等方式为南大犹太文化研究所增加了藏书量,并将自己的藏书一次性捐赠给南京大学图书馆,编目上网后向全国读者(尤其是犹太学研究人员和研究生)开放,程章灿教授为其题诗:“半生结网竟何如,海外狂牖万卷余。邨架缥緜欣有托,齐言吾亦爱吾庐”^{[2](469)}。”历史学院陈红民教授认为书只有共享,让需要的人找到、利用,才能发挥其最大的价值,在浙江大学工作期间曾将其个人图书转入“蒋介石文献特藏室”,意在将学术发扬光大;历史学院李良玉教授和江苏省档案馆签订捐赠协议,将分期捐赠文献和器物。信息管理学院谢欢副教授将图书捐给经费和图书匮乏的民间图书馆等等,无不体现着“学人善藏书,旨在传后人”的仁心操守。

2.3 “以书养性”的精神家园

书斋并不仅仅是藏书和治学之所,它还是书房主人修养人格的心灵空间。扬之水曾言:“所谓书房,藏书之所自然不在其内……书房的不同,在于它是为人而设,而不是为书而设,那么一个属于自己的,可以在其中静心读书的所在,便是书房。其实意不在书,而更在于它的环境、气氛,或者说重在营造一种境界,这样一个绝无功利之心的小小空间,读书实在是涤除尘虑的一种生存方式^[6]。”在当今信息庞杂的时代或繁忙的工作压力下,能偶尔静坐书房,闲书在握,追求怡然快哉的雅致和超尘脱俗的沉潜,不失为归隐心灵田园的雅趣。南大学人如法语系黄荭教授完全将书房与日常生活融为一体,在“无事花草,闲来翻书”的平淡日子里,邂逅一本书的浪漫,《题黄荭浅草居》:“门前翠竹影扶疏,壁列缣緜女史庐。时有清风窗外至,闲看花草乱翻书”^{[2](209)}。”艺术学院童强教授将书房看作学者的精神掩体,可以在必要时能够抵抗外在的纷扰,《题童强半山居》:“山林城市住中间,居慕荆公近半山。纵有黄尘漫天起,不妨开卷闭禅关”^{[2](445)}。”历史学院范金民教授谈读书可以完善提高自我,做到宠辱不惊,心平气和,身心愉悦,《题范金民自在斋》:“明窗长日惠风和,万卷书从自在多。迢递神游千载上,纵横踏遍旧山河”^{[2](349)}。”

南大学人的书斋名亦是饶有趣味,有修身明志之意蕴,如徐新教授的“金陵结网斋”取自“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是对自己的鞭策,以激励自己多读书。谢欢教授的“荆邑味斋”,其中“味斋”取“书味自知”之意,引经据典取自“读书有稻粱、希饌、醯醢三味”。文学院莫砺锋教授的“宁钝斋”来源于父亲“切勿砥砺锋芒”的训诫。张志强教授“临水斋”写意取“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凤凰出版社编辑许勇先生有“读无用书斋”,以读“无用”书,做“有用”人谦逊自勉。生命科学学院张辰宇教授“半解斋”指对知识、世界等一知半解,是一种虚怀若谷的哲思。化学化工学院胡文兵教授的“思辨斋”希望学生们主动积极地参与课题讨论,培养科学研究需要的思辨精神,《题胡文兵思辨斋》:“缩合加成理杳冥,追踪大象入无形。谁知格物高分子,须读玄玄道德经”^{[2](53)}”,根据书房故事记录了斋名的缘起,以及对学术人生的思考和肯定。学人在书房松弛内心,载籍养德,这是一种“大隐隐于市”的气质,也是一种“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独立人格的体现。



3 对当代高校阅读推广的现实意义

2022年《书房记》出版之际,是“开展全民阅读活动”被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的第十年,也是全球疫情肆虐的特殊时期,人们多经历着长期居家的孤独状态,南京大学图书馆以“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用书香传播力量”作为“4·23世界读书日”活动的主题,其初心是想通过“揭秘南大人的私家书房,分享读书中的心得体会”,号召读者在阅读中汲取精神能量。正如南京大学党委书记胡金波先生说《书房记》的出版“是一件有意义有价值有温度的好事”^{[2](3)}。

3.1 富有创意的推广形式

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读者的阅读习惯更加趋于网络化,南京大学图书馆依托新媒体平台传播书香,对全国高校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工作具有一定的示范性作用。“上书房行走”专栏第一期“走进徐雁教授的书房”一文发布后即受到广泛关注,至今全部40期推文累计阅读量达到了将近40万人次,很多文章被多家媒体转载,收获了大量粉丝。该专栏于2020年7月19日荣获南京大学新媒体优秀栏目“一等奖”,2023年被央视网科教频道“读书”栏目解读和推荐。读者还在留言讨论区发表阅读想法,比如有读者评论道:“这个策划匠心独具,呈现了学者师长们学问背后的物态环境。学问是书房里熏陶滋养出来的”,“偶尔读到此文,很朴实,很恳切,很感人。每个学者都有书房之梦”,“房子装修可以很豪华高档,但书房是文人雅士的最爱,书籍无需奢侈,码在墙面整整齐齐就是最高境界的点缀与装饰”,“三更更有梦书当枕头,这是一种至高的境界”,“文学的雅,生活的趣,师生的情,融为一体”等等,既发掘了其文化内涵,又满足了读者的参与感,在无形之中将书香播撒于社会大众。

除了线上的推广,南京大学图书馆还在第十五届读书节组织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如邀请师生代表参与“上书房行走”有奖竞答活动,以“上书房行走——走进南大人的书房”为主题的展览,举办《书房记》发布会,邀请到部分作者分享写作体悟,面对面为读者解疑答惑等。

3.2 学人读书经历的引领意义

《书房记》40篇讲述了一个个生动的书故事,涵盖了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至八九十年代出生的学人,前者多从儿时的读书生涯谈起,面临书籍资料单

一匮乏,或抄书借书,或省吃俭用买书来读,直至步入大学和工作岗位,仍体现着“疾风知劲草”的毅力;后者则乘着时代发展的快车,淘书读书的条件更加便捷,在快节奏生活下仍能埋头于书籍。他们虽是生长环境不同的一代代南大人,但有着共同的特点,就是对书籍和知识的渴望,培养了良好的阅读习惯,并且凭借笃志好学的精神,不断提升专业能力和人文修养。

书房主人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分享了因书求学的心得体会,这对中学生和本科生、研究生而言可读性强,一方面可激励读书人不废书籍,宁静致远。另一方面,为当代学子读书和做学问等提供启示。如历史学院张学锋教授告知学生一定要阅读核查原典和精读专业书籍;沈树忠院士常教导学生做学问最基本的是读文献,及时了解研究方向的最新动态;苗怀明教授谈泛读与精读结合的阅读方式;童强教授鼓励青年学生多角度探索;“大众书局”创始人缪炳文先生教导年轻人如何安排读书以提升自身能力和修养;医学院史冬泉教授告诉青年人要想成为优秀的医生,必须通过阅读提升专业基础,拓宽专业视野;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研究生张鑫龙建议读专业经典书籍应当践行精读而非“杀书头”。由此可见,读书要以精读为主,做学问要能坐得住冷板凳,积累扎实的专业知识,同时也要涉猎广泛,敢于突破局限。

值得一提的是,该专栏的策划者、南京大学文学院程章灿教授,其书房却未在《书房记》中面向公众,幸得《扬子晚报》记者通过造访其在南京仙林的寓所后,形成《程章灿读书如牛吃草先猛吃再反刍》^[7]一文,这才使得程章灿教授琳琅满目、井然有序的书房“仙霞庐”呈现在读者面前。程章灿教授做学问孜孜以求,比如主编《江南通志》(点校本)时,按照中华书局《古籍点校通例》的基本原则,利用一切时间完成标点、校勘等工作。却也在读书治学中怡然自乐,如将“解字说文”调侃为算命之资;对荷兰汉学家高罗佩所刻和所用的印章非常感兴趣,便想要做成一本书。就像他所说的:“我从不觉得做学问辛苦,反而觉得好玩,陶然自乐于其中。人生就是要找点事情做,才能有意义。”回忆起在北京大学的求学经历时,研学方法更是能给读者不少启发,比如将读书比作牛吃草,“看见了饲料,就要尽量多吃、猛吃,他日可作反刍之资”;认为“好书不厌百回读,不同的读



法,给人不同的滋养”;要养成读书整理做札记的习惯等等。

3.3 学人推荐书目的指导意义

根据艾春艳、刘素清在《学问·读书·人生——北京大学教授推荐书目分析》^[8]一文,通过对不同学科和不同年龄段的阅读差异调查发现,教授推荐阅读书目对高校学生和社会公众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书房记》作者以人文社科类为主占比85%,理工科占比15%,每篇自述之后,所拟定推荐的阅读书目为一大亮点,他们以专业领域图书为主,精选集聚书籍超400种,涉及文学、史学、哲学、社会学、法学、图书馆学、地质学、物理学、生命科学、医学学科,并详列作者、书名、版本。这对大学生等读书人来说,不仅可以直观理解南大学人的学术思想,还可以间接接受教授们的学术指导,起到了阅读资源的推荐和发现作用。特别是《老子》《论语》《庄子》《孟子》《史记》《鲁迅全集》《乡土中国》《红与黑》,以及《红楼梦》《三国演义》等经典名著,成为人文社科和理工科学人共同推荐的优秀图书,具有较强的普适性和启发性。

有些推荐书目中还附有阅读提示和荐书词,如历史学院教授胡阿祥以短小精悍的推荐词推介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配合着《三国演义》,理解从历史的三国到文学的三国”;推介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配合着读《傅雷家书》,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真是一脉相承”等等^{[2](393)},提供了由一书扩展多书,专精与广博的阅读指导。张志强教授以导读语的方式为读者提供阅读建议,所推荐的10本书中,钱存训《书于竹帛》和钱存训著、郑如斯编订的《中国和印刷文化史》是希望中国人能多了解中国书籍的前世今生,季羨林《留德十年》、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等能给刚步入高等学府的学生读书和做学问以引领和示范^{[2](52)}。黄荭教授摘录名家对书籍的推荐词和颁奖词,如王德威推介菲利普·福雷斯特著、黄荭译的《薛定谔之猫》:“这是一本悲伤的书,也是一本穿越悲伤的书。细腻,神奇,深情。福雷斯特的小说直面创痛,思考救赎,却不轻易承诺救赎。重要的是,他让我们在生命的混沌中看见‘别的东西’”^{[2](223-224)},宏观上利于读者了解书籍的内容主题。可见这本书的策划出版,正是南京大学图书馆利用自身优势,集聚了中外名著和经典好书数百种推荐资源,为读者延伸阅读和进修学习提供阅读服务和重要资讯,为高校的学术和文

化发展提供支撑。

4 结语

“吾亦爱吾庐,芸香几卷书”(陆祖允《题钱德钧水村图》),书房自古就是文人学者的精神寄托场所,文雅静谧是它的气质特点,储藏书籍,阅读写作,修养心性是其稳定的价值功能,中国文化的经典和精神在这里得以传播与传承。对南大学人来说,书房是他们与书结缘,追求梦想的开始,也是找寻自我的归宿,牵系着过往的经历,联系着学问与性情。

“上书房行走”专栏的策划和统筹者从“书房”的视角切入,邀约不同院系、不同身份的南大学人,体现了开明的思维,展现出南京大学多元化、综合性大学特有的底蕴;以及利用新媒体平台的成功实践和《书房记》的出版发布,对进一步推动高校阅读、全民阅读,建设书香校园和书香社会具有一定的典范作用。但书房似乎与文科学者有天然的联系,理工科专家教授的书房应当具有其特殊性,仍有值得深入探索的价值。当然,通过集中研读作者们所记述的藏书与读书经历,发现他们都有浓厚的书文化情结和阅读的自觉性,并以专业研究课题为导向,笃志好学,追求“读书随处净土,闭门即是深山”(陈继儒《小窗幽记》)的阅读境界,彰显了南大学人的学养品格,以及对“诚朴雄伟,励学敦行”传统精神的传承发扬,成为后辈研学者的楷模。正如2023年4月26日,程章灿教授在南京大学《书房记》发布会现场赞叹学人们“真”“善”“美”的初心,“真”即真诚地讲述了书是怎么读的,“善”是学问是怎么做出来的,“美”是鼓励了更多的人求知向上。

参考文献

- 1 黄显功,张伟.现代家庭藏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2002:84.
- 2 程章灿,史梅.书房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
- 3 刘士林.20世纪中国学人之诗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2年.
- 4 马嘶.学人藏书聚散录[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1-22.
- 5 来新夏.藏书·读书·治学[J].津图学刊,2001(1):37-39.
- 6 扬之水.古诗文物新证合编[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2012:372.
- 7 张楠,程章灿.读书如牛吃草 先猛吃再反刍[N/OL].扬子晚报,2021-12-03(B01)[2023-07-04].http://epaper.yzwb.net/pc/layout/202112/03/node_B01.html.
- 8 艾春艳,刘素清.学问·读书·人生——北京大学教授推荐书目分析[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2,30(6):104-107.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南京,210023

修回日期:2023年6月6日

收稿日期:2023年4月12日

(责任编辑:李晓东)

Reading Promotion of Showcasing Contemporary Scholars' Collections Traits

—Using Nanjing University Library's "Walking in the Study" and *Shufangji* as Examples

Chen Cuicui

Abstract: *Shufangji*, edited by Cheng Zhangcan and Shi Mei, collects "Walking in the Study" column, 40 self-narrative articles of teachers, students, and alumni of Nanjing University on the themes of collection and reading. It attempts to showcase the contemporary school spirit of "sincerity, simplicity, magnanimity, and diligence in study", especially the scholarly character of "treasuring books for articles and studying for knowledge". This article comprehensively introduces the editing and content of *Shufangji*, explores three characteristics of Nanjing University's contemporary scholarly, including collecting for academic pursuits, donating collection for public, cultivating themselves through reading, and discovers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application value of the form of reading promotion in new media, the authors' experience and the recommended reading list in promoting reading in universities.

Keywords: *Shufangji*; Scholarly Collection; Nanjing University Library; College Reading Promotion

(接第 72 页)

Comparison on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Standards in China and Abroad and Its Reflections

Pan Yantao Ban Lina

Abstract: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ssued the first professional standard entitled *Digital Literacy of Teachers* in November 2022. This is not only an implementation of major national policies such as building a digital China and promoting the digitalization of education, but also an important achievement of the long-term efforts of education, library science and other related academic circles and professions to carry out education for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digital literacy for all.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teachers in China, and even the digital literacy and skills of the general people, from the five dimensions of digital awareness, digital technology knowledge and skills, digital application, digital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makes a horizontal comparison of six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standards (frameworks) in China and abroad. On this basis, the thoughts and suggestions on revising *Digital Literacy of Teachers* have been put forward.

Keywords: Digital Literacy; *Digital Literacy of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Standards (Framework) for Chinese and Foreign Teachers